

天子娇客

完颜海瑞 著





天子娇客

完颜海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子娇客/完颜海瑞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7

ISBN 7-02-002933-7

I. 天… II. 完…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474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6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插页 3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20.70 元



作 者 像

第二章

一轮鲜丽的红日，将紫禁城内照得一片辉煌。奉天殿偌大的广场异常静溢。从丹墀到奉天门前中间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威武装仪卫，一个个线条不同，为同石雕。油亮的铺地方砖，洁白晶莹的汉白玉栏杆，紫红色的高高宫墙，阳光下熠如生辉的琉璃瓦，金壁辉煌的奉天大殿，屋脊上栩如生的仙人兽雕饰，……在丽日阳光下显得格外~~壮观~~壮观，威严肃穆。洪武皇帝登基之后才建造的宫殿至今已三十年，依旧显示出勃勃~~雄姿~~雄姿，亮丽堂皇。

辰时之后，皇帝退朝，王与大臣们纷纷^地在无声地退出奉天殿。院内只剩下肃立的仪卫，晨风吹拂的旌旗，显得空荡、寂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 300

第 97 页

作者手迹

主要人物表

(洪武三十年三——六月)

朱元璋——明洪武皇帝，七十岁。

马娘娘——皇后，于洪武十五年去世，时年五十一岁。

郭宁妃——贵妃，郭英胞妹，五十多岁。

朱允炆——皇太孙，二十一岁。

聂庆童——朱元璋随侍太监，六十岁。

安庆公主——幼名梔子，马娘娘生，三十一岁。

欧阳伦——驸马都尉，安庆公主丈夫，三十四岁。

周保——驸马府管家，二十八岁。

郑公炎——兰州河桥巡检司司吏，二十四岁。

刘倩华——郑公炎妻，原是江湖绳伎，二十三岁。

韦大虎——兰州河桥巡检司役吏，二十二岁。

梨花——名门闺秀沦为梨花院妓女，二十一岁。

邓文铿——都察院佥都御史，五十岁。

裴承祖——都察院御史，二十一岁。

郁新——户部尚书，五十多岁。

郭英——武定侯，国舅，大将军，六十岁。

耿炳文——长兴侯，大将军，六十二岁。

宁国公主——马娘娘生，三十八岁。

梅殷——驸马都尉，宁国公主丈夫，四十岁。

杨实珍——兰县知县，四十八岁，邓文铨同年进士。

甄友仁——陕西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使，五十六岁。

张 定——陕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五十四岁。

刘 遂——陕西都指挥使司都使，五十多岁。

觉 显——赤脚僧人，云光寺长老，六十多岁。

云 素——南京鸡鸣寺长老，六十多岁。

沙 可——鸡鸣寺僧人，二十多岁。

王广福——都察院都事，邓文铨辖属。

叶鹏举——欧阳伦驸马府护卫。

王 绂——画师，三十二岁。

第一章

明朝洪武三十年三月十日。

晚霞的余晖刚刚消失，秦淮河两岸像是忽然洒落无数颗璀璨的明珠，万家灯火次第辉耀，照得翡翠般的秦淮河水浮光耀金。河中缓缓游弋的画舫和张着五颜六色风帆、船头挂着两盏彩灯的舴艋，飘出阵阵箫管琴弦之声。两岸酒楼歌馆商幡招摇，一串串一串串精美绝伦的绢纱灯笼掩映着彩漆一新的朱楼画阁，栉比鳞次。那河边岸畔的行人熙来攘往，宝马香车脆铃叮咚，空气中飘拂浮荡着脂粉香味。

武定桥上两边的栏杆旁聚集着王孙公子、文人学士、外地游客，或凭栏远眺，或俯瞰河面，指指点点，谈笑风生。突然，桥上出现几辆十分华贵的马车，车夫彩服艳装，横空鸣鞭，马蹄声、响铃声、轱辘声，随着一群前后簇拥的骑士扬长而去。

“什么人？这等威风？”

“长兴侯耿炳文老将军。”

“啊！耿大将军，赫赫威名。本朝开国元勋宿将如今只剩下耿大人和武定侯郭英了。”

“耿大将军一定是去武定侯府贺寿的。”

“武定侯做寿？”

“是的，今日是武定侯、国舅爷郭老将军的六十春秋寿诞，满

朝文武都去贺寿呢。”

.....

桥上的人们议论纷纷，不时又有马车、轿子和骑马的、抬礼盒的从桥上走过。

穿过武定桥拐向西北，是一条方砖青石铺成的约摸八九丈宽的大道，沿着河岸向前延伸，路旁垂柳与花圃相间，一座座崇楼高阁峙立路旁，这一区域为皇子、皇女、公侯、将帅府第的聚居之地。渐近下浮桥附近，一座高大壮观的门楼在辉煌如昼的灯火中巍然屹立。这便是武定侯郭英的府邸。

侯府黑漆大门洞开，兽面锡环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廊下八只大红绢灯上透映出黑色的颜体“郭”字，二十名身着华服的侍卫肃立门前，吹鼓手艳装彩饰，欢快奏乐，门前的场地上黑压压人头攒动，挤满了车马轿子，显得狭小拥挤。当今皇上朱元璋曾铸铁券严敕王公大臣宅第规模，门前左右不得在规定范围内多占土地。武定侯郭英尽管是元勋宿将，又是郭宁妃的胞兄皇上的舅子，也不敢擅自违禁。

“长兴侯耿大将军驾到！”

一连串接应的同样的高呼由大门传向前厅、大院直到中堂。

中堂上，武定侯郭英正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叙话，一听到呼报，连忙欠身，向大厅外走去。在座的驸马都尉梅殷、欧阳伦，以及户部尚书郁新、刑部尚书杨靖、都察院左都御史袁泰、金都御史邓文鏗等亦随迎迓。

六十岁的武定侯郭英，身材高大，胸身挺直，显得发胖的紫铜色脸上很少有皱纹，两道粗黑的浓眉下闪烁着一双大眼睛，厚厚的嘴唇下蓄着三寸多长的美髯，乌黑发亮竟无一根白须。有人说是他二十二岁的爱妾丽娟，每见他长出一根白须便立即拔掉的结果。很难看出他是个年届花甲的老人。更难以置信的是

他依然盘马弯弓，驰骋沙场，抱着一柄耍了四十多年的数十斤重的大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凭着这柄刀他从十六岁起便在濠州随胞兄郭兴一道投效红巾军头目朱元璋。那是一场叱咤风云的英雄大聚会，其中有后来成为开国元勋功臣宿将的淮西诸将，如徐达、周德兴、顾时、弗聚、邵荣等，比他年长两岁的耿炳文及其父耿君用也是这次投军的。郭英从军后，成了朱元璋的亲信，值宿帐中，左右使唤，被亲切地呼为郭四。随朱元璋攻打滁州、和州、采石矶、太平，征陈友谅，战鄱阳湖，屡立战功。在攻伐武昌的一次战斗中，陈友谅麾下骁将陈同金乘夜偷营、横槊跃马，直逼元帅大帐，朱元璋从梦中醒来惊惶爬起，郭英赤膊赶来，手舞大刀迎战陈同金，一声雷鸣将陈同金劈成两半，拼死护卫朱元璋逃遁，一时传为佳话。尔后转战南北，戎马关山，横刀塞上，远征云南，一柄大刀如狂风暴雨横扫千军，敌阵闻名丧胆，有郭汾阳再世的美誉。洪武十七年被封为武定侯，赐以世券，食禄二千五百石。洪武二十年，皇帝将永嘉公主赐婚予郭英之子郭镇，这样，他成了朝中无与伦比的皇亲国戚，他的胞妹郭宁妃自皇后马娘娘谢世后，实际上便统领六宫。郭英于是恩宠尤渥。此后，他镇守辽东，兵伐金山，统领禁军。直到上个月，郭英虽年届花甲，仍作为副帅随老伙伴征西大将军耿炳文率兵陕西，荡平沔县高福兴作乱。班师回京之日，七十岁的老皇帝朱元璋亲自在奉天殿摆设大宴，赐二位老将军御酒金帛，挽臂绕殿一周，同时御书金匾赐赠：“元勋宿将，功德无量”、“朝廷干城、忠谨第一”。到了今年，那些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勋，如刘伯温、徐达、汤和、常遇春、邓愈、宋濂等早已病故，而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弗聚、廖永忠、傅友德等公侯宿将将以“谋反忤逆”等种种罪名被朱元璋先后诛杀，如今幸存者惟有长兴侯耿炳文和武定侯郭英了。

“侯爷，老伙计！”郭英大步流星地跨出大门门槛，见耿炳文

下车走来，赶紧趋步上前，在一片鼓乐声中双手抱拳齐胸，耿炳文也抱拳还礼，笑道：“国舅爷，老兄弟！”

两位老将军挽着臂膀边说边笑缓步踏上侯府门阶，像是一对老兄弟。五十年前当他们还在孩提时代，便在家乡定远农村放牛对歌斗殴嬉戏中成为好友了。有次盛夏中午，牧童们把耕牛赶下水塘里打汪，在塘埂边浓密的柳荫下玩起“抓老窝”^①的游戏，郭英手气不好，总是输，渐渐没了兴趣，躺在树荫下睡着了，裤裆中的小鸡鸡从破烂的裤衩中露了出来，耿炳文一见，乐了，悄悄地将细麻绳打了个活结，套在郭英的小鸡鸡上，另一头拴着一块土疙瘩，小伙伴们个个掩嘴发笑。一只苍蝇嗡嗡飞来，趴在郭英的嘴边，他用手背在嘴上擦了几下，又睡了。不知是谁忽然叫道：“下雨喽！下雨喽！”睡得正甜的郭英一骨碌爬起来，这才发现，小鸡鸡上拴着麻绳，连忙用手去解，一边愤怒地骂道：“妈的×”“俺操你姐！”小伙伴们笑得前仰后合，拍手打巴掌吆喝着。郭英又羞又气又急又疼，越摆弄绳子反而扣得越紧，小鸡鸡竟然坚挺了起来。这下子牧童们更乐了，又蹦又跳笑成一团。解铃还需系铃人，耿炳文笑了一阵，赶忙动手替他解开结，在一片笑嚷声中，耿炳文架着他的肩臂，笑道：“对不起，开个玩笑，小鸡鸡没肿吧？”说着伸手去摸，郭英猛一甩胳膊将耿炳文揉了揉，同时骂道：“去你娘的，原来是你使的鬼，瘦猴精！”说罢又愤怒地扑上去，抱起比他年长两岁的耿炳文扔到塘里。

“哈哈哈哈哈……”耿炳文想起这件往事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郭英茫然地看看他。

“郭四，你猜我为啥忽然发笑？”耿炳文跨进大门，在郭英的

① 抓老窝：江淮农村儿童的一种游戏，以楝树果儿作子，在地上挖成的十个窝里次第丢抓，以赌输赢。

耳边小声问道，“那年在粪堆塘埂上拴小鸡鸡的事儿还记得么？”

“噢噢噢……哈哈……”郭英被耿炳文忽然提起的这个五十年前的恶作剧逗乐了，说，“那还是至正四年的事吧。那年我八岁，老哥你十岁，皇上那年是十七岁，到皇觉寺——”耿炳文吃了一惊，连忙用手捏了他一把，要是当着众人脱口说出朱元璋剃光头出家为僧的事儿，那就要酿成大祸。因为皇上特别忌讳讥讽他当年当和尚的事。

他们走进前院，见恭迎长兴侯的朝臣们分官品大小夹立路边，耿炳文抱拳向众人施礼，然后在宾客们的簇拥下走进大厅。

耿炳文的仆役们抬进十只披红挂彩一律书写寿字的礼盒。耿炳文打开礼单册页递给郭英，笑道：“国舅爷六十春秋大喜，献上区区薄礼，请侯爷笑纳。”郭英双手接过册页，迅速瞥了一眼，上面写道：瓜子金二盒、银盆二只、玉如意二对、八宝金错镶宝石雌雄剑二柄、高丽珠二盒、猫眼石二只、翠玉寿桃二只……

“侯爷何必这般破费，老将军屈驾光临，小弟已是十分欣慰了……”郭英谦恭地探身说。

“应该，应该。”耿炳文环顾众位宾客，提高嗓门，“国舅爷喜逢花甲，寿星高照。老朽与侯爷又是同乡同里，少年伙伴，儿童时一同放牛，沙场上并肩作战，如今老伙计寿诞大庆，老朽自然要送礼祝贺了。诸位大人，你们说是也不是？”

环座的官员们立即喧嚷附和：

“长兴侯肺腑之言。国舅爷花甲大寿理当庆贺！”

“二位侯爷，德高望重，功昭日月，堪称国之栋梁，朝廷之重臣也！”

“二位老将军戎马关山，威震华夏，更兼高风亮节，为侪辈师表。”

“皇上天纵英明，文治武略，辉炳千秋，当今海晏河清，国泰

民安。国舅爷喜逢华诞，圣祚垂荫，御赐寿礼，真乃荣耀之至！”

“诸位大人，在下恭览各位敬贺之寿联书画，可谓是群星璀璨、琳琅满目，尤以欧阳驸马公这幅《白鹤青松红日图》更为光彩夺目，昭然出众。”说这话的是位居正二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袁泰，瘦削发青的脸上像刀刻似地显露出几条清晰的藤纹，嘴角两边更显得青而深。配上那一双鹰隼般锐利的双眼，透出凶狠严酷深不可测的冷漠。笑起来时，一道道紧缩抽搐的面肌，更使人毛骨悚然。也许是职司的严峻铸就他这种特殊的禀性和外形吧。都御史之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圣上耳目。对朝中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擅乱朝政者，对百官贪污舞弊、触犯刑律者，对上书陈言变乱、擅生是非者，一律施以铁腕。袁泰自任都御史以来，会同刑部、大理寺亲手处置上万宗案件。他秉承朱元璋的旨意，杀人不眨眼，以嗜杀严刑闻名于世。有人说左都御史脸上那几条藤纹，好比是悬挂在青铁架上的几把带血的刀，出鞘的剑，连朝中大臣见了他也不寒而栗，敬鬼神而远之，很少有几个朝官与他交往。今天，郭英六十寿诞他赶来祝贺，因为武定侯乃当今国舅，又是皇上的亲家，当然不可怠慢。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这位冷面都御史一反不苟言笑的常态，评点起挂在墙上驸马欧阳伦的祝寿画来。他的话音刚落，坐在左首紧挨着驸马都尉梅殷的欧阳伦欠身离座，抱拳笑道：

“老道长^① 过誉了，本官初涉画事，尚未入门。国舅爷花甲春秋，晚辈一片虔诚，不揣浅鄙，尽心尽情绘制丹青一轴，敬献寿诞。”

在辉煌的灯光下，三十四岁的欧阳伦满面春风，英姿勃发，清秀俊逸的脸上那双顾盼流辉的明眸，几乎与在场的每个人目

^① 老道长：明代官场对都御史的尊称。

光所及，含着无限友善与亲切，不由使人想到，驸马欧阳伦英俊潇洒，多才多艺，待人谦和，果然并非虚誉。

欧阳伦接着说道：“今日与各位大人相聚，幸甚幸甚，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左都御史袁泰立即接话：“各位大人，驸马过于自谦，学生提议，请长兴侯、武定侯二位老将军领首评品，侪辈各献己见，如何？”

“好！”众人一齐附和。

长兴侯耿炳文朗朗大笑道：“哈哈，我看袁大人是烧香烧错了菩萨。俺是一介武夫，扁担大的一字认不得一稻箩，你若是画张地图标上敌我大营什么的，那我还能说出个究竟。叫俺评论这画儿字儿什么的，可就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了。”

老将军的爽朗随和，逗得四座皆笑，他自己也乐了，指着画图继续说道：

“虽说是一窍不通，咱也来吹他一吹，给国舅爷做寿凑个热闹。你们瞧，这松树干上一个圈儿套一个圈儿，都是树皮裂缝吧。可见得这古松已活了千年万年；你再瞧这仙鹤像是刚从天上飞下来的，向着太阳叫呢。这太阳好比咱当今天子洪武皇上，那这白鹤嘛就是咱老兄弟郭老将军了。全仗红日高照，天子洪福，老兄弟自然能福寿延年了。所以俺说，驸马这张画画得好，画得妙。”

在一阵掌声中，先前尚有点拘谨的气氛打破了。户部尚书郁新摇头晃脑地哦吟道：

“好画、好画，正是：碧空红日辉今古，白鹤青松入画图。此帧丹青高雅飘逸，尽得神韵，堪称绝世精品。”

公卿大臣们兴致大发，纷纷议论起来：

“粉侯神笔天韵，可与宗师共论。”

“国婿英才神授，尽得三昧，自成高格。”

“画面简洁，占尽风流。这红日当空，光辉普照，壮丽无比，寓意深邃；这苍松如铁，针见锋芒；这仙鹤飘逸，步履悠然……实为难得佳作。”

在一片嘘声中，惟有坐在角落里的一位年轻御史裴承祖一言未发，仰面观灯，左右顾盼。他是洪武二十七年的进士，如今是都察院的一名七品御史。在这一群王公大臣间他的官职太低。但是，他沉默不语不仅为此，他觉得驸马欧阳伦这幅《白鹤青松红日图》只是一幅平庸之作，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其间几处败笔，画中用墨着色更显得粗而俗。难道这些大臣们都是如此粗疏浅薄么？他明明知道，他们中有几位书画造诣颇高，却为何都如此肉麻地吹捧呢？原因只有一个，欧阳伦是皇上最宠爱的安庆公主的夫婿。他突然感到恶心，欠起身，想走。坐在他身边的都察院金都御史邓文鏗生怕他出言不逊，招惹麻烦，赶忙伸手拉住，示意叫他坐下，附耳说道：

“逢场作戏，不必太认真。”

武定侯府管家艾蒙悄悄走向郭英身旁，小声禀道：“国舅爷，寿宴摆好了。”

郭英点点头，站起来大声说道：

“请各位大人入席！”

二

大宴从酉时一直进行到戌时以后。武定侯郭英乘着酒兴，邀请宾客到花园娱兴观赏。

后花园里是一片灯的海洋。郭英爱竹，处处修篁夹道，婆娑摇曳，缀满精致的造型各异的五颜六色小纱灯。穿过碎石小径，

豁然开朗，十多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歌伎排坐在草坪红毡上鼓琴吹奏，迎迓各位尊贵的客人，胭脂花粉的香味在春风中飘漾，花圃中的月季花或红或黄在纱灯的彩光映照下争芳斗艳。一位通身缟素的丽人怀抱琵琶，在乐声骤停时拨响琴弦，继而轻舒腰肢，翩翩起舞，如白色精灵，轻盈飘动，边弹边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

边弹边唱边舞的女子如醉如痴，似怨似艾，笛声箫声的伴奏更显得悠扬宛转，月辉下灯光中的这位丽人好像是素娥凌霄，袅袅婷婷，看得人眼花缭乱。

长兴侯耿炳文在郭英的耳畔悄悄说道：“这个小妖精真是娇媚可人。”

郭英喜孜孜地附耳向耿炳文说：“老哥，她就是我的小妾丽娟。”

“哎呀老弟，你真是艳福不浅啦！”

“老哥，你若看上哪个标致妞儿，我给你送去就是。”

“不中用喽，老啦！”

“哈哈……”

一曲舞罢，郭英叫丽娟过来与众位宾客见礼。然后领着众人绕过假山，只见临湖边搭着一座戏台，红灯高悬，彩旗飘扬。台上正演着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羽面如重枣，手捧长髯，周仓双手抱青龙偃月刀侍立于后，关羽正唱道：

.....

水涌山叠，
年少周郎何处也？
不觉的灰飞烟灭，
可怜黄盖转伤嗟。
破曹的檣櫓一时绝，
鏖兵的江水由然热。
好教我情惨切！
这也不是江水——
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

郭英挽着耿炳文的臂膀，时而豪论，时作低语。穿过一片灯影浮月的池中曲桥，便见池边罗列十座精巧别致的红罗帷幄。郭英面向纷至沓来熙熙攘攘的宾客，兴奋地高声说道：

“众位大人，老朽感谢各位盛情，特效南唐后主营造红罗亭十座，虽比不上李煜奢侈豪华，却也显得新颖俏丽，各位大人如有兴致，尽请入内小憩。”

众宾客三五成群，次第走向红罗帷幄，在一片惊嘘中，纷纷进入幄内。紧随郭英的耿炳文、欧阳伦、袁泰、郁新等见罗帐门口两名侍立的艳装少女轻挑绣帘，便见幄内四壁角上悬挂着小巧玲珑的八角宫灯，靠里两角置立红木花架。一盆春兰秀叶滴翠素馨初绽，散发出阵阵幽香；另一盆山水盆玩，碧漪横舟，峰峦